**《论语》 中的师生情**

**贤哉回也**

 颜回，夫子最为得意的学生。

 回，“不违如愚”却“足以发”，可以说他既有学习的天资，又有良好的人品。夫子一直都在赞美颜回，把他看作唯一可以完全继承自己思想的人，将实现“大道”的希望整个寄托在这个得意门生身上。

关于颜回的记录不算多，但都是褒奖之词：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”，“语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与”，“贤哉回也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回也”。

或许在夫子心中，颜回的完美超过了周围每一个人，包括夫子自己。正是这种完美，才使他的逝去成为夫子一生中最大的悲剧。

  ——“吾以女为死矣。”

  ——“子在，回何敢死也？”

 这是夫子和颜回在经历过匡的劫难后，相聚时的对话。那种生死与共的师生情谊，在两句看似平凡和随意的话中一览无余。

 “子在，回何敢死也？”如果说这句话在当时能让大家舒心一笑的话，那么此时这句话听来便让大家无比心酸。夫子觉得他一生的碰壁都没有回的死让他这么绝望：“天丧予，天丧予……”

他想视颜回如子，一切按照礼仪规矩来办，拒绝厚葬，却因弟子们的好心而未能坚持。回的父亲请夫子把车子卖了给回买个椁，夫子却意外地拒绝了。他是在坚持，坚持自己和颜回终生为之奋斗的礼的原则。

 后来，他对鲁哀公说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”

**子路无宿诺**

 每次夫子提问，子路总是抢着第一个发言，还几乎都是在说大话，表决心。

 他有侠骨义胆，“原车马，衣轻裘，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”，还留下了“子路无宿诺”的名声。

 他有勇力，侍立时一副刚强的样子。但同时他行事又比较草率，“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闻”。孔子曾把“敏于行”作为君子的美德，但对拥有这种急躁性格的子路，夫子不得不既赞赏又抑制——“由也兼人，故退之”。

 一次，夫子对颜回说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夫！”见夫子赞誉颜回，子路也想获得老师的表扬，就问他打仗的话带谁去：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？”子路有勇力，觉得这种事情夫子总得首先带上自己了吧。没想到夫子就是不这样说，还借机批评了他“暴虎冯河”，教育他好勇还要有谋。

 其实，夫子还是非常欣赏子路的，只不过怕他经不起表扬。他曾对季康子说：“仲由做事果断，对于管理国家政事有什么困难呢？”还曾经感叹道：“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与？”但子路是个不适宜当面夸奖的人。当孔子用《诗》中的话赞誉他后，他就天天把这话挂在嘴边，以至夫子为他的自满担心：“这样子，怎么好得起来！”

师之爱生，人之常情。直爽的子路虽然在夫子眼中不像颜回那么完美，但别有一种可爱和可贵。遇到子路的“不悦”，夫子每次都苦口婆心地解释，希望说服他，让他不要不高兴。为了见南子的事，夫子竟被逼得在子路面前赌咒发誓，说如果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的话，就让上天去谴责他。

他一直担心子路，怕他以后不会有好的结果。果然，在夫子生命的最后两年中，还是传来了子路为尽臣子之责而罹难的消息。

**以言取人，失之宰予**

宰予的名声估计是孔子骂出来的，那句有名的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杇也”，可谓是贬损已极。

 宰予，字子我，是言语科的高材生，与子贡一样，在“利口善辩”方面常受到孔子的批评，而且他与夫子在见解上有着更大的分歧。

 他问孔子：“若告诉一个仁者：“井里掉进一个有仁德的人，他会跟着跳进去吗？”从《论语》中看出，以“仁”求教于孔子的人很多，但从没有谁会像宰予那样，提出这类刁钻怪僻的问题。夫子感到为难：“何为其然也？”然后才回答说：“你可以让他远远走开，不要陷害他；可以用合乎情理的办法去骗他，但不可去诬罔他。”在夫子眼中，宰予这是追求歪门邪道，做学问的态度不踏实，故而答话的口气十分严厉。

宰予是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与老师进行辩论的弟子。他觉得“三年丧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”，提出“期可已矣”，一年守丧就够了。夫子的出发点是要弘扬孝道，所以问他守丧不足三年就食精衣锦，于心可安。谁知，他竟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安！”。看来，宰予坚信自己是正确的。“今女安则为之”，夫子当然生气了。夫子眼中，对仁的不同理解，决不是一种学术上的分歧，宰予的革新思想很可能造就一种道德的缺失，所以断不能原谅。

而宰予不仅思想上古怪，还恃其“口利”诘难夫子，作为弟子竟公然反对夫子某些学说主张，自然不免招来重责。或许，宰予正是因为聪明才智不得施展，革新思想不受重视，而陷于压抑、苦闷、不知所措，于是才“昼寝”的吧。

爱之殷，斥之重。受夫子不讲情面严责的，也远非宰予一人。他曾骂过请学“治圃为稼”的樊迟为小人；曾斥子路“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”，怕他不得好死；也曾号召弟子们向帮助季氏敛财的冉求“鸣鼓而攻之”，说“非吾徒也”。

夫子在学生面前还是很本色的，他对弟子“爱殷责重”，说点激烈的话很正常，并没有“一棒子打死”的意思。

**天纵之圣**

我们只知道他说过的许多话，曾被当时的人记录，被后来的人传颂，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奉为真理，左右着我们后来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。他曾被赞为民族文化的魂魄，又在后来被诅咒为一切不幸的根源。 他仿佛具有极伟大的力量，一举一动不是被奉为经典就是被斥为原罪。

其实，夫子本是性情中人。夫子曾对他的弟子们说：“你们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吗？我是丝毫没有隐瞒。我没有什么事不是和你们一起干的。我孔丘就是这样的人。”

他与他们促膝畅谈理想，不以长者自居：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？毋吾以也！”说起得意弟子们，他总是如数家珍。不论是闵子骞那一派和悦温顺的样子，还是子路那一副刚强的样子，还是冉有、子贡那温和快乐的样子，都让夫子感到开心。

 没有结果是痛苦的，但拥有信念是幸福的。当年的悲欢离合早已过去，但那些滔滔不绝和嬉笑怒骂，都透过一本薄薄的《论语》展现在我们面前，至今读来，仍然令人神往。